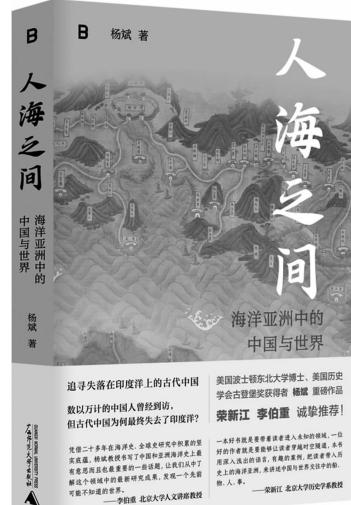


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曾经到访 但古代中国为何“失去”了印度洋



《人海之间：
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》

杨斌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23年9月

1600多年前，法显浮舟从印度洋取经归国；1300多年前，义净成为第一位经海路完成中国-印度航程有名有姓的中国人；八九百年前，中国制造的海舶在广袤的印度洋上驰骋，中国的技术在东南亚和印度洋扎根。与此同时，“海底磁山”“美人鱼”以及“人参果”的故事也辗转从西向东流传到中国，演化为中国的文化传统。

这一切，正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先声。然而，郑和之后，中国海舶再也不出马六甲海峡，中国和印度洋渐行渐远。

数以万计的中国人曾经到访，为什么古代中国最终失去了印度洋？

当代学者通常把古代中国视为陆地国家，而香港城市大学杨斌教授所著的《人海之间：海洋亚洲中的中国与世界》展示了中国历史的另一面：古代中国同时也是海洋大国。

作为有着二十年海洋史研究经历的资深学者，杨斌跨越已成热点的东海、南海，将笔触直抵古代中国扬帆深海的最远处——印度洋世界，凭借对一手文献资料和现场出水文物的深入研究，采用“船、物、事、人”的简明构架，以及学理与掌故相互交融的通识笔法，为读者渐次揭开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交往的神秘面纱。

近日，《人海之间》新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，杨斌与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李伯重、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教授宋念申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周思成一起，共同讲述海洋中国的兴起与湮灭、曲折与重生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陈曦

从陆地中国到海洋中国

长久以来，古代中国都被视为陆上帝国，中国历史也被表述为大陆历史。然而，古代中国和现在一样，东临太平洋，南俯南海，有着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面积和3.2万公里的海岸线，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，更是不容忽视的海洋大国。

但在陆地中国与海洋中国之间，却总是存在着难以兼容的认知落差，其中固然有近代中国积贫积弱、闭关锁国的现实因素，却也有大陆思维与农耕意识主导下的认知局限。尤其在海洋权益变得越发重要的今天，如何透过历史的维度重述海洋中国，便显得尤为重要。这也是《人海之间》一书所要传递的重要理念。正如杨斌在序言中所说，书中的焦点在于古代中国的海洋活动，或者说海洋中国。

与很多海洋史学者一样，杨斌的海洋史研究也是从古代中国和东南亚的交流往来开始，但随着研究的深入，他的视角从中国与东南亚的互动，逐渐扩展为中国、东南亚与印度洋的三角关系。尤其是在撰写《海贝与贝币：鲜为人知的全球史》一书时，对于海贝流通过程的研究，让杨斌确认了海洋亚洲的整体性，以及印度洋在古代中国海洋史论述中的重要性。

“杨教授这本书的一系列文章可能出乎大家的意料：我们在商朝用的贝币并不是中国沿海的贝，而是从印度洋来的，而且这种贝一直到明朝在云南还在使用，这就使我们的知识大大扩展了，中国文明并不是孤立的文明，哪怕在商朝那么远的时代就已经和世界其他地方联系在一起，所以我对杨教授的研究非常感兴趣。”李伯重指出，全球史研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摆脱现代疆域概念，《人海之间》为此做了很好的示范，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地域、物产与人，但彼此之间却有着深切的联系。

宋念申认为，《人海之间》打破了亚洲叙事中的唯陆地论，以及陆地与海洋视角的二元对立。周思成则将《人海之间》与美国学者托马斯·爱尔森的《珍珠在蒙古帝国》加以比较，在认同两者均超越内陆欧亚(或内亚)概念的同时，也指出了前者对于后者的重要补充，即在海贝或珍珠等“实物”之外，对于“虚幻”的文化传播路径的书写。

跨过东海、南海，我们为何失去了印度洋？

在大航海时代到来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中国人曾经踊跃参与亚洲海洋的开拓与交流，海洋中国也一度成为穿越南海和印度洋的中坚力量。在这段长达1500年的关于“古代中国—印度洋”的历史叙事中，潜藏着一条“人海之间”的“人”的轨迹。

在往来印度洋的中国人群落里，求法僧人最少，官方使者略胜，商人水手最多，分别对应文化、政治与经济三重视角。除却汉晋时期最早抵达的黄门使者，率先进入印度洋世界的多为西向求法的中国僧人。第一位往返印度且有名有姓的中国人是东晋的法显和尚，他从长安出发，由陆路游遍印度诸国后，从斯里兰卡乘船返回中国。已知第一个往返印度洋的中国人是唐代高僧义净，他在外游历求法二十四载，取得真经回归东土。此后西去求法的僧人络绎不绝，尤以唐代为盛，为古代中国与印度洋世界的文化交流作出重要贡献。

前往印度洋的中国商人则由北宋渐兴，南宋为盛，元代因袭，明清寂灭。尤其苟安南方的南宋王朝，更是重视海洋之利，大力倡导海外贸易。中国海

商往返印度洋与广州、泉州之间，人数多则数千乃至上万。民间贸易的发达，既可从泉州一号、南海I号两艘沉船的出水发现中管窥，也可从“兼通番汉书”的泉州巨富王元懋的行历中知晓。

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盛，中国的外交使节依托海船出访，与印度洋诸国展开交流。这种官方主导的外交活动始于唐代，盛于元代，杨庭璧、杨枢等人为其中代表。然而这一切都在郑和下西洋后骤然中断，再无续音。郑和下西洋的盛举，尤其是最后一次下西洋的细节，杨斌在书中做了专章论述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以倾国之力宣威万国，以政治私利操弄贸易，结果只能是一举两失，而后又矫枉过正宣布海禁，凭空割断了与印度洋的联系。

在谈到“失去印度洋”这一话题时，杨斌首先解释了对于拥有与失去的理解。从排他性的角度讲，我们从来没有“拥有”过印度洋，又何谈“失去”？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参与过印度洋的贸易交流，但后来割断了这种联系，所以无论从隐喻还是事实的角度讲，我们都“失去”了印度洋。李伯重从贸易的数量变化这一角度出发，指出明代之前中国和印度洋的海贸限于奢侈品，郑和下西洋所代表的朝贡贸易得不偿失，当然不能持久。宋念申进一步解释说，欧洲人进入印度洋，以及太平洋、亚洲陆路贸易网络的兴起，让中国失去了远洋贸易的动力。周思成则认为，前近代化的印度洋为所有人“共有”，但在近代化的进程中，未能实现转型的中国便只能“失去”印度洋了。

海洋史书写的新思路

李伯重在推荐《人海之间》时写道：“凭借二十多年在海洋史、全球史研究中积累的坚实底蕴，杨斌教授用简洁、轻松的文字，书写了中国和亚洲海洋史上最有意思而且也最重要的一些话题。”这句话精确指出了本书的两大特点，一是内容的趣味性与重要性，二是书写风格的简洁与轻松，并由此引出学者写作所面临的“读者是谁”的问题。

在谈及面向公众写作的话题时，简要回顾了《人海之间》创作经纬的杨斌认为，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非学术著作的写作，都要秉持一个重要原则，即“对读者友好”，因此在写作过程中，他也要求自己尽量写得有趣。李伯重指出，《人海之间》选取的“人、船、事、物”论据视角，突破了常规的史学套路，对海洋中国做了非常全面的概述；同时举了很多鲜为人知的生动事例，对社会大众来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。宋念申认为，好的历史著作既可以是很学术的，也可以是很通俗的。《人海之间》中没有一个脚注，但它所引用的材料、透露的史观，站在了今天的史学前沿；而全球史写作的“社会学视角”，则带给读者超越传统历史写作的新思考。周思成提到，《人海之间》没有采用宏大叙事，而是选取了很多很有意思的点，把这些点串联起来，能够感受到这本书的温情。

在讨论过程中嘉宾们提到，《人海之间》这种带有全球史性质的关于海洋中国/海洋亚洲的书写，是否会削弱中国自身的主体性。杨斌对此解释说，海洋中国并不否定陆地中国、草原中国，而是把中国放置于海洋世界中加以审视，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的多样性与丰富性。譬如，书中对于明清之际海洋中国的着墨不多，却对评价不一的新清史学派的观点构成了某种修正。如果说新清史强调了古代中国的“内亚性”，即草原和马，那么《人海之间》则描绘了古代中国的海洋性，即大海与船。而在大海与船之间，作者构造了人与疆域、历史与现实的全新关系。

新书推荐



【美】詹姆斯·特赖菲尔 著
2023年7月
江苏凤凰科技出版社

题：我们是谁，我们从何而来，终将去到哪里？天体物理学家尼尔·德格拉斯·泰森和物理教育家詹姆斯·特赖菲尔基于深厚的学术功底，以散文化的笔触和高超的叙事技巧，对宇宙如何诞生、万物怎样终结、生命本质为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生动解答。阅读此书，读者不仅可以构建对宇宙时空的系统认知，满足自己与生俱来的好奇心，更重要的是从中培养超凡脱俗的视野与包容天地的胸襟。



2023年7月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曾后雄 著

捉、记录、描述和表达色彩，形成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色彩美学。为全面梳理中国传统色彩美学的文化脉络，阐释其文化内涵，本书作者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视野下，深入陶瓷、服饰、家具、建筑、绘画等各领域，成功还原了中国传统色的真实面貌，钩沉了华夏民族延续千年的色彩美学记忆。本书的撰写建构在扎实的文献考订功夫和实证基础上，作者通过多年的走访调研和亲自实验，还原了众多古籍中语焉不详的独特色彩，在传统五色的基础上，让中国色彩谱系变得更加斑斓、鲜活起来。



2023年8月
后浪·海峡书局
英·奈吉尔·巴利 著

凭借幽默乐观的性格，通过诙谐轻松的文字，将田野工作中遭遇的痛苦与折磨、危险与敌意，与异域文化的种种冲撞，通通化为妙趣横生、令人捧腹的欢乐笔记。本书不是笼统的探讨，而是描绘了与诸多个体的接触，尝试去捕捉一种陌生生活的本质。他具体的书写，使得这本调查笔记充满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的用心观察。如果城市生活让你感到乏味，或许可以翻开这本30多年前的人类学田野工作笔记，一头扎进托拉查人的世界，感受他们的纯真与慢节奏，倾听他们肆无忌惮的哭泣。



2023年7月
中信出版集团
杨知寒 著

打的小人物。在书写这些小人物的生存困境时也会留下一丝曙光，残酷处境中仍有温情留存。作者的选材多在暗处，她也非常关注互联网时代下老年人、青少年的情感状态，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、所求所愿。作者笔下的女性，大多不符合社会对女性、对母亲、对女儿的期待，她们张扬恣肆、随心所欲，有着超乎寻常的生命力，亦有着对情感的坚守和对人生命运的独特理解。作者在多方面题材的选取和写作手法的尝试上，都体现出了强劲的实力。

现代快报+记者 张垚仟 整理